

江城子

名人笔下的南京

老南京

郑逸梅
黄炎培
朱自清
石评梅
张恨水
刘士穆
纪果庵

从随园之讼说到袁翔甫
栖霞山游记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
南京的几个学校
丹凤街（节选）
老虎桥边看『知堂』
白门买书记



丁帆 选编 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江城子——名人笔下的老南京/丁帆选编. -北京：
北京出版社，1998

ISBN7-200-03433-9

I. 江… II. 丁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08765 号

江城子

——名人笔下的老南京

JIANG CHENG ZI

—MING REN BI XIA DE LAO NAN JING

丁帆 选编

*
北京出版社出版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：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经 销
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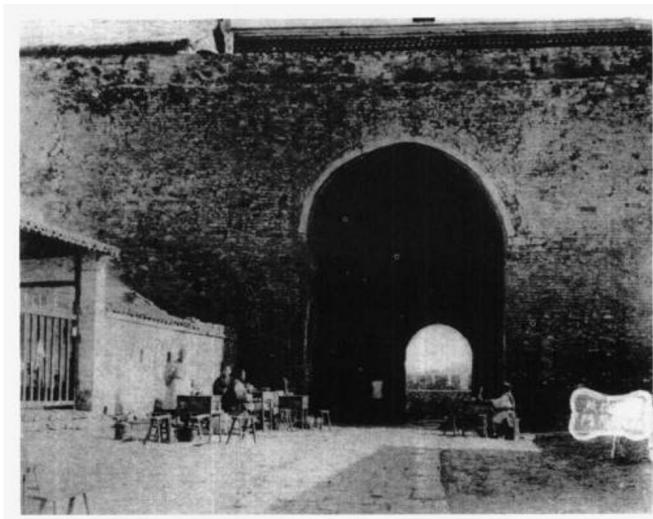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6.5 印张 393000 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4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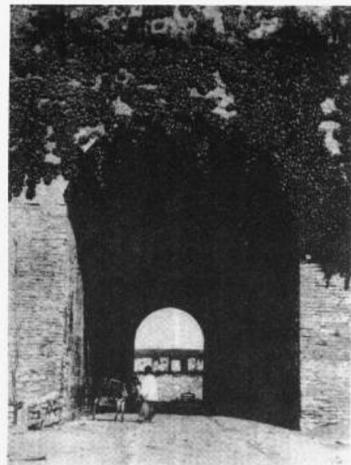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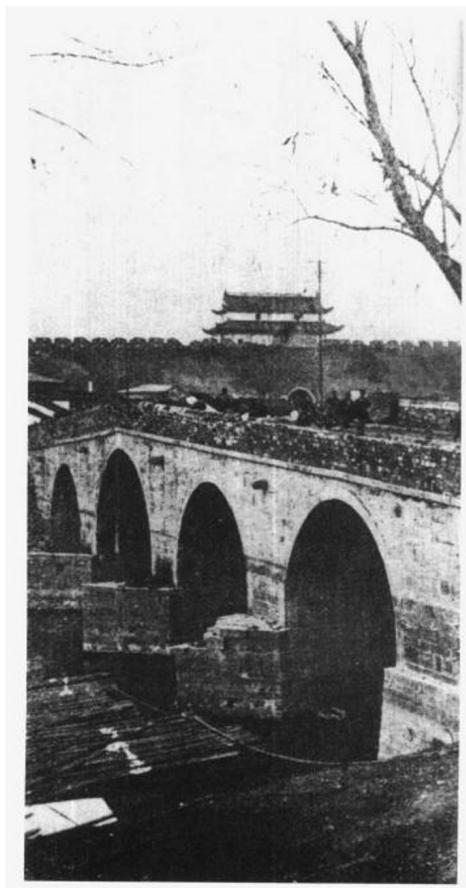
ISBN 7-200-03433-9
I · 526 定价：26.00 元



▲ 聚宝门，南京城南门，正对雨花台。门内大道即南唐御街。门内瓮城三道、券四重。主城墙高、宽均为 15 米，被称为“中国第一城堡”。1931 年在东、西两侧拆城辟行车道，改名中华门。



◀ 清光绪十四年时的明城朝阳门。门外瓮城为清代增筑。民国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时改名中山门；1931 年又加改建，改为三拱门券，并改名瓮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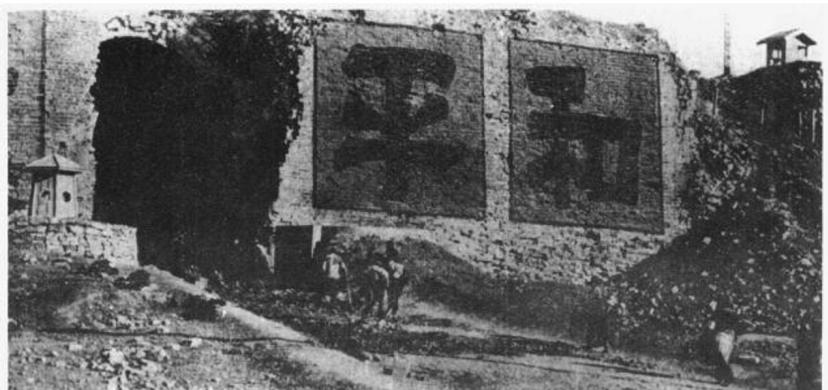


▲ 正阳门，明京城南面最东之门，位于宫城南北中轴线上，清代在门外增筑瓮城。后于 1931 年改为光华门。
(1889 年摄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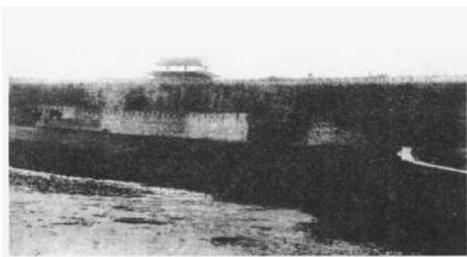
◀ 通济门外，秦淮河上九龙桥。(1929 年摄)

►
水西门，即明代的三山门。内有瓮城三道，从门券里看，仍清晰可见。(1939 年摄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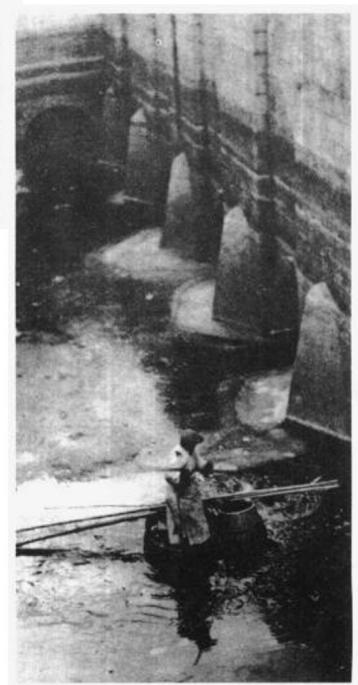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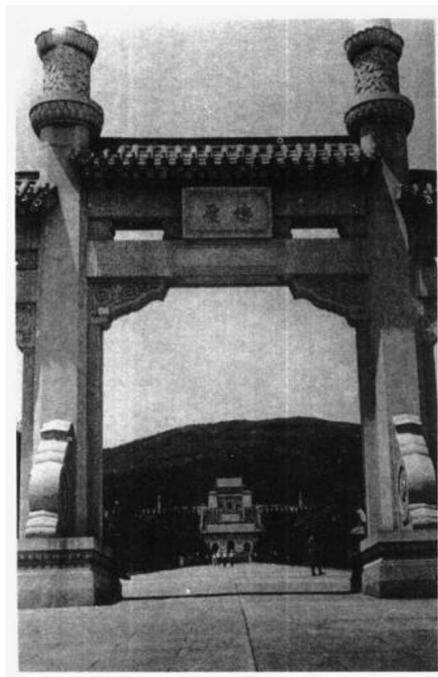
▲ 光华门为 1937 年日军进攻南京时激战处，门、城墙为日军炸毁。
(1939 年摄)



▲ 清末时的神策门。门外筑瓮城。清初因据此击败反攻的南明大将郑成功、张煌言，而改称得胜门；1931年改名和平门。(1890 年摄)



►
东水关，即“十里秦淮”入城处。全部用条石砌筑，高 16 米，设三层，共 33 座拱券，前后两道闸门，中间一道铁栅。(1932 年摄)



◀ 全部完工后的中山陵。



► 日军攻占南京后，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血腥屠杀，遇难的居民及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遭杀害者共达30万人以上，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。这是南门外屠杀现场之一。

目 录

| | | |
|----|-----|------------|
| 1 | 苏曼殊 | 致刘三 |
| 3 | 郑逸梅 | 南京战后遗迹 |
| 5 | 郑逸梅 | 留京余话 |
| 7 | 郑逸梅 | 从随园之讼说到袁溯甫 |
| 9 | 邵飘萍 | 南京大掠 |
| 11 | 邵飘萍 | 江苏之两问题 |
| 12 | 张梅庵 | 金陵一周记 |
| 21 | 觉 余 | 游灵谷寺记 |
| 24 | 单 鹤 | 燕子矶岩山十二洞游记 |
| 27 | 黄炎培 | 栖霞山游记 |
| 29 | 孙伏园 | 浦镇十三日之勾留 |
| 38 | 梁实秋 | 南游杂感（五） |
| 40 | 俞平伯 |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|
| 47 | 朱自清 |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|
| 56 | 朱自清 | 南京 |
| 61 | 石评梅 | 南京的几个学校 |
| 68 | 石评梅 | 金陵的古迹 |

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74 | 鲁 迅 琐记 |
| 81 | 叶灵凤 乡愁 |
| 85 | 陈西滢 南京 |
| 87 | 袁昌英 游新都的感想 |
| 93 | 袁昌英 再游新都的感想 |
| 100 | 陈明中 从秦淮河畔拾来的遗书 |
| 111 | 高长虹 南京的青年朋友们起来吧! |
| 112 | 钟敬文 金陵记游 |
| 125 | 吴 窔 吴宓日记选（五则） |
| 129 | 丁 玲 韦护（节选） |
| 134 | 邓启东 豐蒙楼上话南京 |
| 141 | 艾 芜 孝陵游感 |
| 143 | 陶行知 从南京路说到南京城 |
| 145 | 储安平 一段行军散记（节选） |
| 148 | 储安平 豐蒙楼暮色 |
| 154 | 储安平 来京记 |
| 159 | 曹象谦 朱牧儿墓 |
| 162 | 柳亚子 日记一则 |
| 164 | 巴 金 从南京回上海（节选） |
| 180 | 梁得所 中山陵前中秋月 |
| 182 | 胡 适 国府主席林森先生 |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85 | 李金发 | 在玄武湖畔 |
| 190 | 如愚 | 游牛首山记 |
| 193 | 马元烈 | 首都名胜 |
| 203 | 曹聚仁 | 南京印象 |
| 205 | 荆有麟 | 南京的颜面 |
| 210 | 刘士穆 | 南京的黑市 |
| 214 | 受仲 | 南京的媒行 |
| 219 | 谢保康 | 京居随感 |
| 221 | 天衣 | 车站上 |
| 223 | 华衣纹 | 参观的一日 |
| 228 | 白克 | 一天的生活和回忆 |
| 231 | 陈独秀 | 中国的一日 |
| 233 | 陈独秀 | 江南乡试 |
| 239 | 阿英 | 陵汴卖书记 |
| 244 | 山风 | 狱中记 |
| 248 | 方令孺 | 南京的骨董迷 |
| 251 | 章太炎 | 量守庐记 |
| 253 | 章太炎 | 《中央大学文艺丛刊 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》序 |
| 255 | 聂绀弩 | 失掉南京得到无穷 |
| 263 | 范长江 | 感慨过金陵 |

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274 | 范长江 南京的歪风 |
| 277 | 约翰·拉贝 [德] 拉贝日记(二则) |
| 294 | 陈鹤琴 首都沦陷记 |
| 海 薰 | |
| 300 | 舒 群 我走向了战场 |
| 302 | 汝 尚 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 |
| 311 | 倪受乾 我怎样退出南京的 |
| 321 | 吴祖光 睡与梦 |
| 325 | 黄 裳 白门秋柳 |
| 334 | 黄 裳 旅京随笔 |
| 348 | 黄 裳 老虎桥边看“知堂” |
| 353 | 张恨水 丹凤街(节选) |
| 375 | 张恨水 窥窗山是画 |
| 377 | 白门之杨柳 |
| 380 | 日暮过秦淮 |
| 382 | 翁仲揖驴前 |
| 384 | 秋意侵城北 |
| 386 | 顽梦幽古巷 |
| 388 | 入雾嗟明主 |
| 390 | 盛会思良友 |
| 392 | 江冷楼前水 |
| 394 | 清涼古道 |

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|
| 396 | | 碗底有沧桑 |
| 399 | | 秦淮河没了书卷气 |
| 401 | 柳雨生 | 南京的马 |
| 404 | 陶晶孙 | 小粉桥日记 |
| 408 | 陶晶孙 | 随园坊日记 |
| 412 | 纪果庵 | 白门买书记 |
| 422 | 周作人 | 《金陵游记》 |
| 424 | 卢冀野 | 冶城话旧（节选） |
| 456 | 唐弢 | 帝城十日 |
| 458 | 杨桦 | 秦淮行脚 |
| 461 | 杨桦 | 玄武湖 |
| 464 | 赵景深 | 灵谷寺 |
| 466 | 郭沫若 | 南京印象（节选） |
| 488 | 王平陵 | 陵园明月夜 |
| 499 | 冯玉祥 | 在南京会议见蒋介石 |
| 505 | 白韬 | 革命军攻入南京 |
| 508 | 白艾 | 江南人民的使者（节选） |
| 510 | 黄钢 | 决裂 |
| 516 | 丁帆 | 编后记 |

苏曼殊

苏曼殊（1884—1918），诗人、小说家、翻译家。原名戬，小字三郎。后改名玄瑛，字子谷。广东香山人。著有《梵文典》、小说《断鸿零雁记》、《天涯红泪记》等多部。在诗、文、小说、绘画、翻译等方面均有成就。

致 刘 三

刘三侍者：

西湖别后，得杨仁山长老命，故于十三晚抵宁。昨日见航公，喜甚。

足下起居如前否？此处校务，均已妥备，现向镇江、扬州诸大刹召选僧侶，想下月初可开课。教授汉文闻是李晓暾先生，讲经即仁老也。看二三年后僧众如能精进，即遣赴日。不及另言，如足下得暇，望将此信转达白云庵。幸甚。

宁地已冷，出入未便，瑛冬候当返申。足下何时至沪？届期望将地址示知，以便聚谈。航公合府迁居此土，闻今冬不至沪云。

瑛现住仁老公馆内，诸事尚适，不似前此之常出交游也。今午，杭州夏曾佑居士来此相见，居士深究内典，殊堪佩服。瑛于此亦时得闻仁老谈经，欣幸无量。仁老八十余龄，道体坚固，声音宏亮。今日谨保我佛余光，如崦嵫落日者，惟

仁老一人而已。十余年前，印度有护法尊者（达摩波罗）寄二书仁老，盖始创摩诃菩提会，弘扬末法，思召震旦僧侶共往者。昨仁老捡出，已嘱瑛翻成华文矣。异日将原函一并印出，当奉台览。现在该会如何，尚未谛审。仁老云：“当时以无僧侶能赴其请，伤哉！”

瑛比来摒弃诸缘，日惟养静听经而已。足下作何消遣耶？
余容续呈。此叩
道履万福！

得山、意周两大和尚均候。

十七日
元瑛顶礼

赐教乞寄至：南京延龄巷池州杨公馆苏子谷收，为妥。

一九〇九年十月十一日

（选自《苏曼殊文集》，
花城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）

郑逸梅

郑逸梅（1895—1992），散文家、剧作家。原名郑际云，笔名疏影、冷香等。江苏吴江人。著有散文集《逸梅小品》、《逸梅丛谈》、《游云闲话》、《影坛百影》、《艺林散叶》等。

南京战后遗迹

联军先锋队占领了石头城。于是大家都兴奋起来，先冲进马群（地名）营内，戍卒完全逃去。里面却堆积着许多白菜，不知有几百千棵，桌子上尚有凌乱的麻雀牌，可知被围攻的时候，他们满军犹好整以暇，正在作竹林之游哩！煮着两锅白粥，他们仓皇遁走，不及进食，正好待我们来享受。此时粥有余暖，我们有似饿虎见着驯羊，把它大嚼一顿。经这一嚼，精神顿时回复，才知道此身尚在人世。鄙人见营中遗有黑字红令旗一面，急忙把它收藏起来，留为永久纪念。收卷毕，传令到来，集合蒋王庙休息。那蒋王庙是供祠蒋忠的，我们到了那儿，自己人见了面，觉得面颊都是青灰色，双目尽赤，很是可怕。身上的衣服，东穿西破，无复完整。庙中煮着粥，备着萝卜干，借以充饥。鄙人已在马群营里吃过一顿，不再进食，由他们未曾吃的狼吞虎咽般进着。在吃粥的时候，那萧希能狼狈而来，手臂中

枪受伤。那时浙军也来进攻，萧的手臂，是被浙军错击的。我们探听敌方当局的行踪，才知道张勋、张人骏铁良，都从水西门坐小火轮逃走的。我们进太平门司令部驻扎。那司令部本为陶公馆，有花木泉石之胜，地方是很宽敞的，当进太平门时，不意该门被土石塞没，我们用炮来把塞没的地方轰打一洞，约有面盆口大小，人才由这窦中钻进去。那时我们的本部驻鸡鸣寺下的两江师范学校，鄙人由司令部移居本部，连夜没有睡眠，这晚正想好好地休息，不料令来，说浙军兵变，林述庆和邓文辉争夺都督，以致冲突。我们必须整着武装，防备一切。不到二十分钟，又来传达，说是乱军纷扰，不必惊恐，我们才得安心。夜间逻卒照例是两人，这夜派二十人守卫，以昭慎重。明天捉来二三十名乱兵，把他们在照墙下杀的杀，枪毙的枪毙，尸体积着一大堆。一会儿，又捉来一个人。鄙人瞧见了，很为惊奇，因为这人是卖汤团的，鄙人曾吃过他的汤团，肉馅微酸，不很可口，认为是马肉冒充猪肉，鄙人就去掉了肉馅，吃着空汤团。似乎这人做小生意，并不是坏人，经捉他来的人说明，才知这人卖人肉汤团，那么鄙人所吃微酸的肉，原来就是人肉。这人绑在林间，被黄一欧等用乱刀砍死。既而，由两江师范移驻竺桥陆军第四小队，地名马标，那儿有孔圣庙，我们曾在庙前摄一团体照，如今尚在敝箧中。这时城内尚路无行人，家家门口都标着欢迎大汉同胞的字条，因为皇城一带，住的都是满人，深恐歧视，所以故意放此烟幕弹的。那五凤桥河水已涸，积尸犹多，真是惨绝人寰哩！

一九一一年

(选自《拈花微笑录》)

郑逸梅

留京余话

我们攻克了南京城，国父孙中山由南洋归国，先到上海，再由上海到南京，就大总统职后，他亲临竺桥陆军第四小学我们驻扎的所在来慰劳一番。他携来两大木箱，我们都猜不出其中所藏的是什么玩意儿，后来启着盖，把东西搬出来，才知道都是布面烫金的《圣经》，凡中上級军官每人赠送一本，鄙人也获得一册。国父更向我们演说，无奈他说的广东官话，听不清晰，无不引为遗憾。翌日，那投军来的小苏州，到紫金山上去闲逛，捡到一颗炮弹。他好奇，把弹壳中的白药炸药倒在石上，然后很悠闲地拿出烟卷燃吸着。不知怎样，那炸药忽然爆发，轰然一声，烟焰弥漫。过后，人们赶去一瞧，那小苏州眉发已焦，目睛可怖，嘴唇肿起，无复人状。同伴急忙招呼赤十字会人员来，施以救疗，才得保全生命。有一天，鄙人和同队队员由中正街乘小火车到三“牌”楼，鄙人坐在第四列车里，凭窗外眺。将到车站，忽一队员急欲下车，从第一列车中一跃而下，岂知站立不稳，倒仆于地，双足适横于铁轨上，当即被车碾过截去，鲜血淋漓，为之惨不忍睹。我们营房隔壁为国恩寺，中蓄放生

猪，肥硕异常，每头约二百数十斤，给我们队伍中人宰杀充着。寺中有一偶像，红顶花翎，很是辉煌。据说是洪杨之役，他踞守南京，和洪杨抵抗很力的。军人们便把它移到空场上，上写“张勋”二字，把它当作枪靶子，作打靶之用。卒把这像打得肢断颈折，遍体窟窿，军人才拍手大笑而罢。原来张勋在南京曾施暴力，见没辫子的，认为革命党，立即杀害，尤以两江师范学生被杀更多。于是已剪辫的，出外必装一假辫，缀系在瓜皮帽上。有一次，某学生戴着缀系假辫的瓜皮帽外出，访某同学。既至某同学家，觉得很热，把帽脱去，至门外小溲。不意恰巧张勋的逻兵经过，见了立拔指挥刀把他杀死，残忍之至。所以张勋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恶劣，难怪他们要把木偶当作张勋一泄怨毒了。我们所住的地方名马标，那儿为清军的马队蓄马处，有二百多匹战马。我们占领了南京，清军逃逸无踪，没人管理，马满街乱跑。鄙人手下的一个兵卒，捉了一匹骏马来献给鄙人，那马是没鞍的，鄙人就骑着没鞍的马练习着。没鞍的马，俗称滑背马，是很难骑的，鄙人居然能骑着上山。鄙人又在马上练习双手开枪，架上悬着四个洋瓶，用绳连系，绳一抽动，四个瓶在空中动荡着，鄙人就在相当距离外双枪同放，一枪中两瓶，四瓶同时击碎。当时雄豪之气，如今却有髀肉复生之慨。我们没有事，常乘着人力车去游逛，那些人力车夫见到军人，总是托言不曾吃饭拉不动，我们却先给他钱，车夫便和神行太保般很迅速地拉到目的地。我们是戴白边帽的，他们从此把白帽作为标记，说是白边帽的老爷，花钱最爽快。我们知道，为之喧噪。有时到雨花台去捡石子，可是雨花台的大都是黑和白的，很少色泽。从雨花台下去约一二里，那儿却有五色石子，我们装了满袋而还。双十节，军队北伐，我们返申，留京共七十三天。

(选自《拈花微笑录》)